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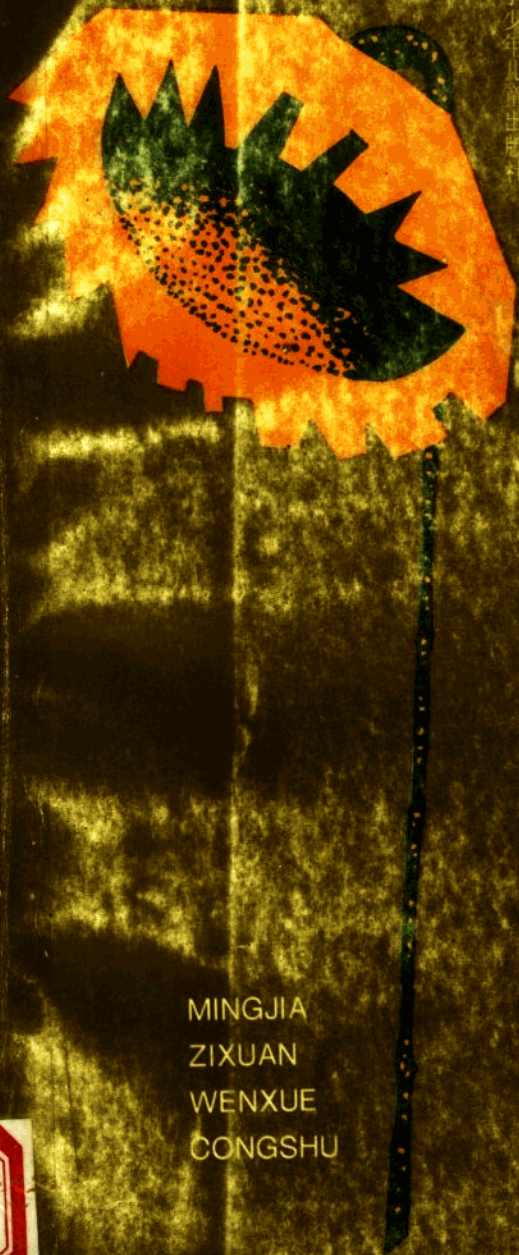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名家自选文学丛书

陈伯吹

自选集

MINGJIA
ZIXUAN
WENXUE
CONGSHU



一代文豪

清澤千秋

为名求自造文學筆題于友之



目 录

题序	于友先
一只想飞的猫	1
骆驼寻宝记	26
井底的四只小青蛙	52
一幕若有其事的喜剧	59
甲虫的下场	67
小毛驴愿意做什么	72
飞上屋顶的老公鸡	80
小蟹在篓子里吱吱地响	84
小鲫鱼和小水鸟	86
小耗子没听懂	89
小青虫考及格了吗?	92
猫头鹰说话了	94
大老鼠和小座钟	96
山前山后好风光	98
三只小喜鹊说的	101
鸡大嫂上菜市场	105

“鸦鸦乌”的故事	113
阿丽思小姐	126
落潮先生和涨潮先生	235
太阳公公和雨婆婆	248
风孩子	260
夜姑娘和白昼哥哥	271
火先生	280
雪妹妹	291
木属巨人	296
丁冬！丁冬！丁零冬！	307
“书节”	310
出色的小导演	314
风吹不吹呢	318
我是一个普通的少先队员	321
小画家和老画家	326
特别考试	331
摘颗星星下来	334
小眼睛挺灵	337
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子	339
批评和表扬	342
没有绿的熊	344
海滨小勇士	347
门洞里的和平世界	350
月亮变样儿了	353
美丽的形象思维	356
名马之家	359

飞虎队与野猪队	366
没有手的好孩子	397
一场比赛	407
小珍看蚊去	415
奶牛怎么会落水的	431
小玲玲养鸭	442
最好的一课	454
宝库	469
直上三千八百坎	494
后 记	504

一只想飞的猫

——豁啦！

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台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砸成两半。

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

“那算得什么，我是猫！”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

“嘎——”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地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四条腿飞奔过去。

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地跳舞。

凤仙花仰起了红通通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

她们亲亲热热地接吻，一下，一下，又一下。

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

蝴蝶们大吃一惊，连忙腾起身来，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倏地飞远了。

“倒霉，扑了一个空！——她们比耗子聪明。”可是猫不肯轻易放过她们，只呆了一秒钟，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

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些什么。

黄蝴蝶一歪一斜地，很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张黄叶子似的，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

“哈，她乏了！”猫直奔过去，伸出脚掌一抓，差了半尺。

黄蝴蝶飞走了。

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

“这回可差不离了！”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出脚掌一抓，只差一寸，白蝴蝶飞走了。

“呼——嘘——”猫头上渗出了汗。他自己安慰自己，“险些儿到了手！逃不掉的！”

这时候，黄蝴蝶又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

“可恶，她逗我呢！”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恼火起来，“她想欺侮我吗？好，有她好看的！”

猫弓起身子，收敛爪子，用他脚趾后脂肪的肉垫，沿着一行冬青树轻身轻脚地走，让这些绿叶子掩护他，缓缓地、悄悄地潜跑上去。

“他打埋伏呢！”黄蝴蝶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

猫看看愈挨愈近，不到两尺光景，一纵身飞扑上去：“成了！”

不，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啦！

黄蝴蝶高高兴兴地飞走了。

猫望着黄蝴蝶在马缨花树的枝旁，绕了两匝，才直向高空飞去。他叹了口气：“她太机警了！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

他烦恼得很。

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像一朵小白花，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

猫抹一下脸。“我眼睛没花吗？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好，你也来逗我！”

他蹲了下来，一动也不动，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暗地里在估量距离，观察风色，要挑一个最好的时机，像一支箭样地射过去，射中她。

一，二，三！飞！

猫自以为在飞，腾身扑过去，一下子抓住了。他正在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怎么，白蝴蝶却就在他头顶上翩翩地飞过，越飞越高，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

他气得发抖，呆呆地望着她们，不自然地松开脚爪，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零零落落地从他爪子里掉出来。

这一对美丽的蝴蝶，像亲姐妹那样肩并肩地飞着。她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得够了，就在一簇青松翠柏后面，绕了一个大弯儿，向西边飞去，直往湖中心和水莲花谈天说地去了。

“我不放过她们——我发誓，一个也不放过！”猫像疯子

一样，不好好地走正路，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撞到向日葵身上，撞到鸡冠花身上……

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望着明亮的太阳。“这早晨空气多么好，这世界多么美，这太阳多么亮，照得多么暖，我得把红领巾向我提出的‘增产计划’仔细想一想——啊唷！”她冷不防给猫猛撞了一下，撞得她那高个子东倒西歪，几乎立脚不稳；她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晃得头昏脑胀。

“喂，下毛毛雨了？”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儿低声说。

“不是的。两滴眼泪！”另外一棵小草儿也低声说。

上了年纪的老头儿黄杨插嘴了：“你们说的都不是。两滴油！”

“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的眼泪，怎么说是油？”这棵小草儿不服气，争论起来。

“也难怪，你们年纪小，见识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油料作物姑娘’！”老头儿黄杨说完话，驼着背，铁青了脸，闭紧嘴，再也不愿意多说一句了。

可是两棵小草儿还不肯停嘴，他们总喜欢多知道世界上一些东西，喜欢把事情问得一清二楚，喜欢噉噉喳喳地多说几句。

“啊啊，‘油料作物姑娘’——这个名字儿多古怪！一连串的字长得很难念！”

“哦哦，这个名字儿倒新鲜，只可惜不知道它这么题名是什么意思！”

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气得满脸通红，他忿怒地喊着：“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走路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

“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你算得什么，你是公鸡！像吗？冒牌东西！”猫一边乱奔乱窜，一边回头来狠狠地回嘴。他做错了事，从来不肯认账。

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有的脸色发青，有的脸色发紫。“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

等猫闯出这个花圃，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了。

猫睁圆了眼睛，喘着气，望着天空。

天空蓝澄澄的，连一片白云也没有。

“要是我能够飞——”他失望，又懊恼，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在平时照例要停一下，蹦达一下，在树干上抓几下，磨一磨爪子，现在他什么也懒得干了。

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

她清早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整齐，就出去打食，肚子饱了回来，休息一会儿，马上打开那本厚厚的《建筑学》，认真地学习。她在飞禽国里成为有名的建筑师，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惊动了她。她抬起头来一望，猫正踩在一棵美人蕉的身上跳出来。她认得他，是这个村庄上最坏的一只猫。

“大概又在闹事了吧？”喜鹊想，“唉，他这样胡闹下去，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的。”

她看见猫没精打采地踱过来，想飞下去劝告他一番。可是猫不愿意让她看见自己不得意的样子，加快脚步，在银杏树底下溜过去了。

猫一直走到湖旁边。

沿着湖岸，长着一丛又高又密的芦苇，像一座耸起的绿

屏风，把镜子一般的湖面遮住了。猫没看见鸭子正在湖里头洗澡。四周静悄悄的，他觉得很无聊，而且有点儿疲倦，“在这儿瞌睡一下再说吧。”

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树荫下，猫睡着了。

他先把《呼噜呼噜经》念了一会儿，随后做起梦来：

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他追赶着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他就飞起来捉住了她。“啊呜！”一口，干脆把她吞下去了。“哼！这就叫做‘老虎吃蝴蝶’！谁叫你的两个姊妹捉弄我？——我是猫！猫大王！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

在梦里，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

秋风带着一点儿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

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出洞了，叽哩咕噜地说着梦话：“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东西，别吵闹吧，我不来难为你们。嘿，我困呢，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儿，睡得真香哪！

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歪在西边，还没到午睡时间哩。”

他一生气，用根枝条儿打在他头上。

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又叽哩咕噜地说：“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

但是等到他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

“噢，恐怕我是在做梦吧。”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

只世界上罕有的漂亮的红蝴蝶。“嗨嗨！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吧。”

他拉开嗓门儿，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

呱呱叫，呱呱叫，
我是一只大花猫，
我是天下大好佬！
叮叮当，叮叮当，
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
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
唧唧喳喳，唧唧喳喳，
.....

“唧唧！唧唧！”鸭子讲卫生，爱清洁，洗了个冷水澡，浑身舒畅，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她听到猫唱的歌，想称赞他“歌曲的调门儿不错！”可是还想向他提个意见，“这歌词未免自高自大。”

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他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像站在皇帝身边的凶恶的武将，一开口就没好话。“扁嘴！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

“那么，我就叫你‘圆嘴’。”

“不管扁嘴也好，圆嘴也好，叫绰号总是不正经。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的。——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我刚才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儿不错，可是歌词儿……”

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你爱听歌！”

“我爱听。——不过……”鸭子的话没说完。

猫又插嘴了：“我为你再唱一个，你想听不想听？”

“谢谢你！我用心听。”

猫又拉开了嗓门儿。

唧唧喳喳，唧唧喳喳，
那边来了一个啥？
原来是只扁嘴鸭！

“喏，你又来了！”鸭子很不高兴，“你就像野山村上的那个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嘻嘻！嘻嘻！”猫冷笑着，眨巴眨巴眼睛，满脸狡猾的神气。

鸭子接下去说：“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通知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别迟到！”

“哎呀！哎呀！”猫捧着头喊起来。

“什么事？”

“头痛！”猫半真半假地说，“讨厌的‘大扫除’，我一听到这三个字就头痛！”

“哦，你不爱劳动？你不愿意干活！”

猫装做没听见，抬起了头，望望槐树，望望芦苇，望望老柳树。隔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来，闭上一只眼睛，睁开一只眼睛，爱理不理地、冷冰冰地说：“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劳动，我不干！”

鸭子觉得很奇怪。“怎么，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插上红旗，多有意思？就说你自己吧，家里头一

团糟，也得打扫打扫。那天我在你家门前……”

“你管不着！”猫抹了一下胡子。

鸭子也有点儿生气了，她是难得激动得这个样子；“你，你也应该知道：公共的事情大家干；朋友的事情帮着干。”

“你是女教师？猪八戒照镜子自己看看，像吗？”猫毫不讲理地说。

鸭子没话说，转过身去想走了。

猫的眼珠滴溜溜地直打转，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喂，你慢走，我们再谈谈。”

“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和你多谈也白搭——浪费时间！”鸭子真的要走了。

“咦，你瞧，谁来了？”猫的眼力真好，他一抬头就望见老远地方有两个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

鸭子忽然想起来了，“啊哟！真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上这儿来找我啦！”

“他们是谁？”

“还不是鹅大姐和鸡大哥吗？”

“哦——”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他觉得十分扫兴，原来开鸭子玩笑的打算，像膨胀的胰子泡，“噗”的一声破了。

现在看得清楚了，两个黑影儿越来越大。一个脖子长的，一个冠子高的。

“再见！”鸭子还是很有礼貌地一躬身子，走了。

猫闭上了眼睛，也不抬一抬身子。

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她很爱朋友，是一个热心爽直、快活的老实人。

“呷呷！”她老远地就和他们打起招呼来，“很对不起哪！”

我没早一点儿回来。我洗了一个澡，上岸来遇见猫兄弟，和他说话说久了。——猫兄弟还在这儿呢。”

“呸，去你的，谁是你的兄弟！”猫嚼了一口草，又把它吐了出去。

鸭子耳朵不很灵，又只顾迎接朋友，没听见。

鹅拖着肥胖的身子，一边向前急走，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答着：“不忙，不忙。鸡小妹昨天在苹果园里抢捉虫子，淋了雨，感冒了。今儿身上发烧，躺着起不来。所以咱们得把大扫除的日子推迟一下，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你可有什么意见？”

鸭子一听到鸡小妹病了，心里头就着急，话都不顺溜。

“呷——呷——”意思是说你们“看——吧——”

“看过大夫了，病倒不怎么厉害，只是要休息一个星期。”公鸡的嗓子真响亮。不错，他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

猫老远地蹲在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不佩服他，因为公鸡嗓子虽然好，唱的总是“喔喔啼”的老调。他不喜欢，他自以为比他强得多。

这时候，他们三个已经走在一块儿了，那么亲热，有说有笑的，走回村庄去了。

猫独个儿蹲在槐树底下，觉得寂寞起来，却又不愿意跟上去，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

忽然他们三个在银杏树下兜了个圈子，又走了回来。

猫心里头一高兴，马上精神起来，用心地听着他们讲些什么。

“我赞成把大扫除推迟半个月搞，好让鸡小妹多休养几天。做事情性急总不好！”这粗大的声音是鸭子。

“你的话说得有理，我同意。”这嘶哑的声音是鹅。

“不过，如果下个星期日她仍旧起不来床，我主张甬等了，我顶两份工作得了。”这清晰的声音是公鸡。

“不能让你多辛苦。咱们有福共享，有事同干！”鸭子真心地说，不觉眼圈儿红了，“啊，如果猫兄弟也来帮一手，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所以说，我主张还是去劝劝他。”鹅昂起了头说，她的脖子多长啊，“要是他答应下来，即使鸡小妹再多休息些日子，也没关系。”

“对，我们去好好地邀请他。”公鸡用嘴把自己的花衣服整一整好。

“我们要客气些、耐性些说话。”鸭子叮嘱大家。她想轻声点儿说，可是她那粗大的声音仍旧给猫听得清清楚楚。

猫知道他们的来意，心灰了一半。他原想他们是来找他去玩儿的。

“我躺下来假装睡觉吧！”猫就是这样会耍花招。

“猫兄弟！”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过来，一边亲热地招呼猫。

“呼噜——呼噜——呼噜——”猫故意响起鼻鼾声，《呼噜呼噜经》念得特别响。

“怎么，他一下子就睡着了？”鸭子眨着眼睛，迷惑起来。

鹅摇摇她的长脖子，默默地想了一想，低下头来看看猫。她不敢碰动他，知道他脾气不好。

“让他打个很响很响的喷嚏——啊嚏！就会醒来的。”公鸡啄了根小草，想在猫鼻孔里撩几下。

“不好，不好，”鸭子急忙阻止他说，“这么一来，他准会

生气的。如果谁这样对待我，我也会生气的。”

“那总得想个办法让他醒来。”鹅又昂起头来，伸长了脖子，默默地想，很像是个有思想的哲学家。

“办法还有一个，看你们赞成不赞成？”公鸡说着，挺直一只脚，提起一只脚，作出“金鸡独立”的威武姿势来，抖了抖他的花衣服。“猫兄弟搞错了，以为现在还在半夜里，所以睡得那么香。其实，树林中、果园里、农场上，到处照耀着阳光，时候已经不早，让我唱起一曲‘喔喔啼’，保管他就会醒来。”

“这个好。”鹅的长脖子点了两点。

“不过你得唱响一点儿，别让他的鼻息比你的歌声还响。”鸭子以为猫真的睡着了。

公鸡抬起头来，冠子抖动了一下，披在脖子上的长发也飘动起来，多雄壮的样子！他唱起来了：

喔喔啼！喔喔啼！

该睡的时候要好好睡；

该起的时候要快快起。——

太阳呵，他在招呼你！

猫没有醒来。“呼噜——呼噜——”的鼾声反而更加响了。

鸭子惊讶地低下头去，像个近视眼似的仔细看看猫，只见他的胸脯一起一伏地抽动着，眼睛闭得紧紧的。

鹅一动不动，还是昂起头来，伸长了脖子，默默地想。

公鸡再唱：